

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： 抑郁、亲子沟通的作用

■ 张 卫 王华华 喻承甫

(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/心理应用研究中心,广东广州 510631;
广州大学教育学院/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,广东广州 510006)

【摘要】本文采用问卷法对966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,考察青少年网络受欺凌与其非自杀性自伤(Non-Suicidal Self-Injury, NSSI)的关系,以及抑郁和亲子沟通在其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。研究发现:抑郁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;亲子沟通显著调节中介路径“网络受欺凌→抑郁→NSSI”,具体而言,网络受欺凌通过增加抑郁进而增加NSSI风险的中介效应,在低亲子沟通青少年中显著强于高亲子沟通青少年。上述结果表明,网络受欺凌、抑郁是青少年NSSI的风险因素,而亲子沟通是有助于缓冲这一风险效应的重要保护性因素。

【关键词】青少年 网络受欺凌 抑郁 非自杀性自伤 亲子沟通

一、问题提出

非自杀性自伤(Non-Suicidal Self-Injury,以下简称NSSI)是指没有自杀目的、有意及直接伤害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^[1]。一般来说,青春期是NSSI的始发期,也是NSSI的高发期。近期的调查研究发现,我国青少年在2021年上半年的NSSI流行率约为15%^[2]。值得注意的是,研究表明,NSSI与学业困难、身心健康问题显著关联,是自杀的重要风险预测因子^[3]。此外,随着互联网的普及,网络受欺凌(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)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普遍。不少实证研究反复证明,网络受欺凌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风险预测因素^[4]。可见,网络受欺凌、NSSI都是青少年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生活实际问题。鉴于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NSSI的显著风险预测效应,本研究选取二者作为研究主题,拟探究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,以期为开发青少年NSSI的预防与干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。

二、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

(一)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

网络欺凌(Cyberbullying)是指个体或群体故意采用涉及电子技术的信息和通信,发送或张

收稿日期:2021-07-20

作者简介:张 卫,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/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研究青少年问题、心理健康教育;
王华华,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青少年问题与教育;

喻承甫,广州大学教育学院/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副教授,主要研究青少年问题与教育。

基金项目: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“感觉寻求与青少年问题行为:行为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”(课题编号:31671154)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贴让人难受的文字和/或图片,用以对另一个体或团体进行蓄意的、反复的骚扰或威胁^[5]。依据NSSI的人际关系模型(The Interpersonal Model of NSSI),遭受社会排斥、网络欺凌等不良人际压力事件的个体,可能会采用NSSI作为缓解压力或紧张、逃避痛苦和压力源的应对策略^[6]。不少实证研究也反复表明,网络受欺凌是青少年NSSI的重要风险因素。如Yu等人的研究发现,网络受欺凌会减少青少年的对学校活动的参与,进而增加其NSSI风险^[7]。与之相似,Zhu等人对1987名中国青少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,发现网络受欺凌会增加青少年的焦虑症状,进而增加其NSSI风险^[8]。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强调了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增加青少年NSSI风险。

(二)抑郁的中介作用

尽管不少研究证实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增加青少年NSSI风险,然而,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中介机制尚不明确。多重不利模型(The Multiple Disadvantage Model)指出,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处境不利会增加抑郁等心理疾病,进而导致非适应性应对行为^[9]。依据此理论,本研究认为,抑郁可能是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过程。

一方面,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较多的抑郁症状。遭受网络上蓄意和反复骚扰的青少年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消极的看法,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^[10]。此外,与线下传统的欺凌行为相比,网络欺凌存在匿名性、无时空限制性等特点,这会使网络欺凌受害者遭到更强烈、更持续的打击,从而容易引发抑郁症状。实证研究也发现,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增加青少年抑郁。如Chu等人以489名中国青少年为被试对象,结果发现网络受欺凌与受害青少年的抑郁显著正相关^[11]。类似地,Liu等人通过对661名中国青少年进行为期八个月的纵向追踪研究,结果发现网络受欺凌可以前瞻性地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^[12]。

另一方面,经历重度抑郁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更多的NSSI。依据体验回避模型(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),人们往往会采取行动(如NSSI)来应对抑郁、痛苦等负面情绪体验^[13]。Marshall等人对506名青少年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,结果发现,青少年抑郁显著预测其NSSI风险^[14]。此外,大量实证研究表明,消极情绪是欺凌受害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过程。如Baiden等人以1650名12—18岁青少年为被试对象,通过研究发现,抑郁显著中介欺凌受害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^[15]。类似地,Zhu等人(2021)研究发现,焦虑症状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^[16]。因此,本研究有理由相信抑郁可能是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过程。因此,提出研究假设1:抑郁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。

(三)亲子沟通的调节作用

值得注意的是,并不是所有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都会出现NSSI。依据风险—缓冲假说(Risk—Buffer Hypothesis),作为促进家庭系统得以良好动态循环的重要保障的亲子沟通,可能是缓冲/削弱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抑郁、NSSI的不利影响的重要保护性因素^[17]。研究表明,亲子沟通是青少年NSSI的重要保护性因素^[18]。此外,研究也表明,良好的沟通能显著缓冲/削弱压力事件对青少年自伤行为、抑郁等的不良影响。亲子沟通有助于促进社会支持,而Wang和Liu以431名留守儿童为被试,研究发现,社会支持显著缓冲/削弱同伴侵害对NSSI的风险效应^[19]。亲子沟通促进了青少年获得父母的指导,进而有利于改善同伴关系,促进同伴沟通。Hilt等人以94名10—14岁女生为被试对象,研究发现,同伴沟通显著调节同伴侵害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;即同伴侵害只会增加低沟通青少年的NSSI,而不会增加高沟通青少年的NSSI^[20]。此外,Özdemir以337名15至18岁青少年为被试,研究发现,亲子沟通能显著缓冲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自尊的风险效应;具体而言,高亲子沟通青少年均具有较高的自尊,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的自尊的影响不显著,然而,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削弱低亲子沟通青少年的自尊^[21]。综上所述,我们有理由推测,亲子沟通可显著缓冲/削弱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NSSI、抑郁的不利影响。因此,本研究提出